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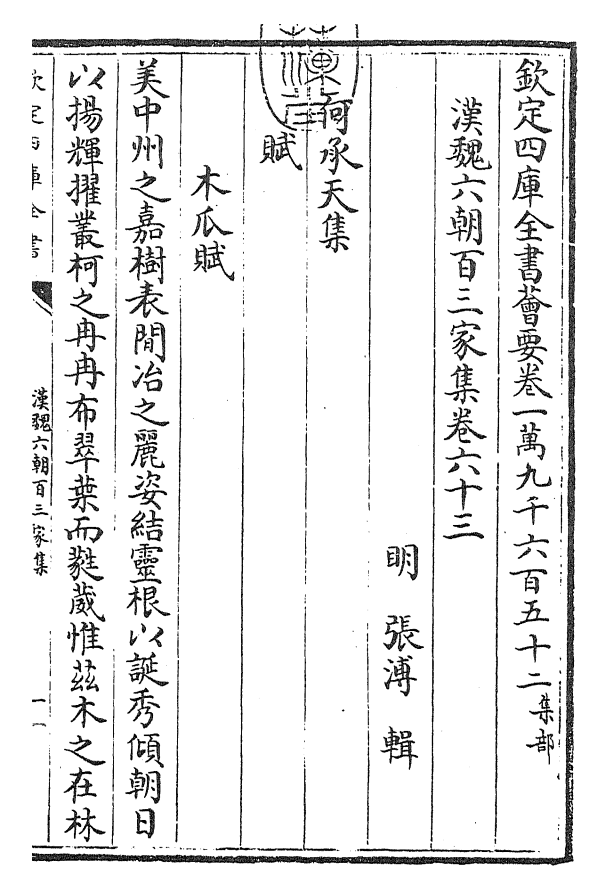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十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五十二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十三

明 張溥 輯

何承天集

賦

木瓜賦

美中州之嘉樹表閒治之麗姿結靈根以誕秀傾朝日以揚輝擢叢柯之冉冉布翠葉而𦾔葳惟兹木之在林

亦超類而獨劭方朝華而繁實匕沙棠而有耀當大厦之方隆愧惟榦之纖撓豈隠樸以幸全固呈才而不效離用衆而獲寧永端已以勵操願佳人之予投思同歸以託好顧衛風之攸珍雖瓊琚而匪報

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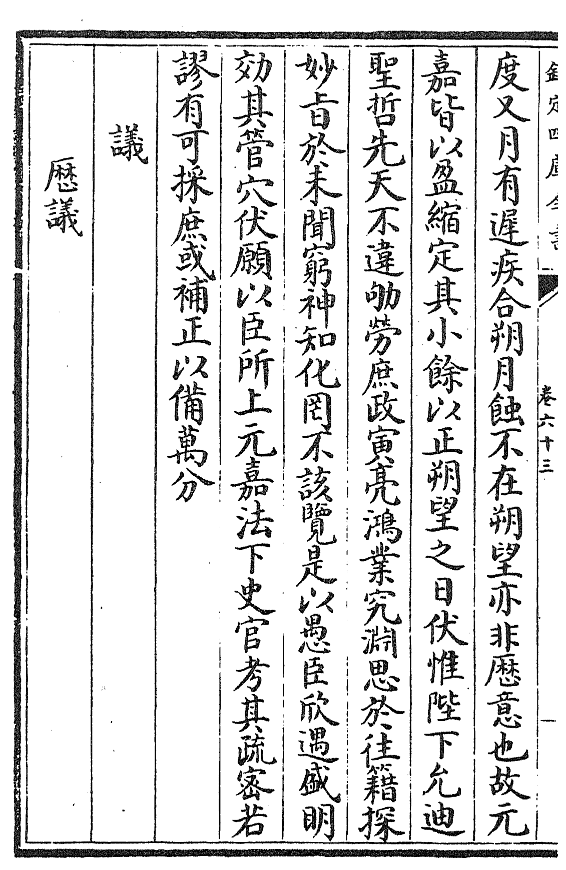
上歷新法表

臣授性頑惰少所闕解自昔幼年頗好歷數躭情注意迄於白首臣亡舅故秘書監徐廣素善其事有既往七

曜歷每記其得失自太和至泰元之末四十許年臣因比歲考校至今又四十載故其踈密差會皆可知也夫圓極常動七曜運行離合去來雖有定勢以新故相涉自然有毫末之差連日累歲積微成著是以虞書著欽若之典周易明治歷之訓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也漢代雜候清臺以昏明中星課日所在雖不可見月盈則蝕必當其衝以月推日則躔次可知焉捨易而不為役心於難事此臣所不解也堯典云日永星火

以正仲夏令季夏則火中又宵中星虚以殷仲秋令季秋則虚中爾來二千七百餘年以中星檢之所差二十七八度則堯冬令至日在須女十度左右也漢之太初歷冬至在牽牛初後漢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斗二十一度以月蝕檢之則景初今之冬至應在斗十七又史官受詔以土圭測景考校二至差三日有餘從來積歲及交州所上檢其增減亦相符驗然則今之二至非天之二至也天之南日在斗十三四矣此則十九年七閏

數微多差復改法易章則用筭滋繁宜當隨時遷革以取其合案後漢志春分日長秋分日短差過半刻尋二分在二至之間而有長短因識春分近夏至故長秋分近冬至故短也楊偉不悟即用之上歷表云自古及今凡諸歷數皆未能並己之妙何此不曉亦何以云是故臣更建元嘉歷以六百八為一紀半之為度法七十五為室分以建寅之月為歲首雨水為氣初以諸法閏餘一之歲為章首冬至從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



度又月有遲疾合朔月蝕不在朔望亦非歷意也故元嘉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伏惟陛下允迪聖哲先天不違劬勞庶政寅亮鴻業究淵思於往籍探妙旨於未聞窮神知化罔不該覽是以愚臣欣遇盛明効其管穴伏願以臣所上元嘉法下史官考其疏密若謬有可採庶或補正以備萬分

議

歷議

夫厯數之術若心所不達雖復通人前識無救其為敝也是以夕厯年歲未能有定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益一日積代不悟徒云建厯之本必先立元假言讖緯遂關治亂此之為蔽亦已甚矣劉歆三統法尤復疎闊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揚雄心惑其說采為太玄班固謂之最密著於漢志司彪因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厯施行百有餘年曾不憶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言厯幾乎不知而妄言歟

陳滿罪議

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微罰可也

尹嘉罪議

被府宣令普議尹嘉大辟事稱法吏葛滕籖母告子不孝欲殺者許之法云謂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欲殺

皆許之其所告惟取信於所求而許之謹尋事原心嘉母辭自求質錢為子還責嘉雖虧犯教義而熊無請殺之辭熊求所以生之而今殺之非隨所求之謂始以不孝為劾終於和賣結刑倚旁兩端母子俱罪滕𧼈法文為非其條嘉所存者大理在難申但明教爰發矜其愚蔽夫明德慎罰文王所以恤下議獄緩死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則母為子隱語敬則禮所不及今捨乞宥之評依請殺之條責敬恭之節於饑寒之隸誠非罰疑從輕

寧失有罪之謂也愚以謂降嘉之死以普春澤之恩赦能之愆以明子隱之宜則蒲亭雖陋可比德於盛明豚魚微物不獨遺於今化

薄代公等補兵議

尋尅制同籍期親補兵大功不在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為尅若其叔尚存制應補讁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為尅之時叔父已沒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讁今若以叔母為期親令代公

隨母補兵既違大功不適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繇於主者守期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遠嫌畏負以生疑懼非聖朝恤刑之旨謂代公等母子竝宜見原

孔邈名議

既沒之名不合奏者非有它義正嫌於近不祥爾奏事一卻動經歲時盛明之世事從簡易曲嫌細忌皆應蕩除

丁況等久喪不葬議

禮所云還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稱才而不求備丁
況三家數年中葬輒無棺櫬實緣淺情薄恩同於禽獸
者爾竊以為丁寶等同伍積年未嘗勸之以義繩之以
法十六年冬既無新科又未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欻然相
糾或緣鄰曲分爭以興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比例既多
江西淮北尤為不少若但謫此三人殆無整肅開其一
端則互相恐動里伍縣司競為姦利財賂既逞獄訟必
繁懼虧聖明烹鮮之美臣愚謂況等三家且可勿問因

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即糾言三年服除之後不得追相告列於事為宜

奏

請改漏刻奏

上尚書令既改用元嘉歷刻漏與先不同宜應改革按景初歷春分日長秋分日短相承所用漏刻冬至後晝漏率長於冬至前且長短增減進退無漸非唯先法不精亦各傳寫謬誤今二至二分各據其正則至之前後

無復差異更增損舊刻參以晷影删定為經改用二十五箭請臺勒漏郎將考驗施用

議公主服母奏

元嘉二十三年白衣領御史中丞何承天奏詻叔敬白衣領職餘如奏

尚書刺海鹽公主所生母蔣美人喪海鹽公主先離婚今應成服撰儀注參詳宜下二學禮官博士議公主所服輕重太學博士顧雅議令既咸用士禮便宜同齊衰削杖布帶疏屨期禮畢心喪三年博士周野王議又云

令諸王公主咸用士禮譙王衡陽王爲所生太妃皆居
重服則公主情禮亦宜家中期服爲允其博士庾㴱之
顔測殷明王淵之四人同雅議何悅王羅雲二人同野王
議如所上臺案令之諸王雖行士禮是施於傍親及自
已以下至於爲帝王所厭猶一依古典又永初三年九
月符修儀亡廣德三王以餘尊所厭猶服大功海鹽公
主體自宸極當上厭至尊豈得遂服臺據經傳正文并
引事例依源責失而博士顧雅周野王等捍不肯帖方

稱自有宋以來皇子蕃王皆無厭降同之士禮著於故事緦功之服不廢於末戚顧獨貶於所生是申其所輕奪其所重奪其所重豈緣情之謂臺伏尋聖朝受終於晉凡所施行莫不上稽禮文兼用晉事又太元中晉恭帝時為皇子服其所生陳氏練冠緦緣此則前代施行故事謹依禮文者也又廣德三公主為所生母符修儀服大功此先君餘尊之所廢者也元嘉十三年第七皇子不服曹婕妤止於麻衣此厭乎至尊者也博士既不

據古又不依令背違施行見事而多作浮辭自衞乃云五帝之時三王之季又言長子去斬衰除禫杖皆是古禮不少令世博士雖復引此諸條無救於失又詰臺云蕃國得遂其私情此義出何經記臣案南譙衡陽太妃竝受朝命為國小君是以二王得遂其服豈可為美人比例尋蕃王得遂者聖朝之所許也皇子公主不得申者繇有厭而然也臺登重更責失制不得過十日而復不訓荅既被催攝二三日甫輸怙辭雖理屈事窮猶闇

義恥服臣聞喪紀有制禮之大經降殺攸宜家國舊典古之諸侯衆子猶以尊厭況在王室而欲同之士庶此之僻謬不俟言而顯太常統寺曾不研却所謂同乎失者亦未得之宜加裁正引明國典謹案太學博士顧雅國子助教周野王博士王羅雲顏測殷明何悛王淵之前博士遷員外散騎侍郎庾蔚之等咸蒙抽飾備位前疑既不謹守舊文又不審據前准遂上背經典下違故事率意妄作自造禮章太常臣叔敬位居宗伯問禮所

司騰述往反了無研劫混同茲失亦宜及咎請以見事竝免今所居官觧野王領國子助教雅野王初立議乖舛中執捍愆失未違十日之限雖起一事合成三愆羅雲掌押捍失三人加禁固五年

論

上安邊論 有表

伏見北藩上事虜犯青兗天慈降鑑矜此黎元博逮羣策經綸戎政臣以愚陋預聞訪及竊尋玁狁告難爰自

上古有周之盛南仲出車漢氏方隆衛霍宣力雖飲馬瀚海揚旍祁連事難役繁天下騷動委輿負海皆及舟車凶狡倔强未肯受弱得失報復裁不相補宣帝末年值其乖亂推亡固存始獲稽服自晉喪中原戎狄侵擾百餘年間未暇以北虜為念大宋啟祚兩燿靈武而懷德畏威用自款納陛下臨御以來羈縻遵養十餘年中貢譯不絕去歲三王出鎮思振遠圖獸心易駭遂生猜懼背違信約深搆攜隙貪禍恣毒無因自反恐烽燧之

警必自此始臣素庸懦才不經武率其管窺謹撰安邊論意極淺末懼無可採若得詢之朝列辨覈同異庶或開引羣慮研盡衆謀短長畢陳當否可見

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互有遠志加塞漢之外胡敵掣肘必未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縣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衆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既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内堅

僞衆今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静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筭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衛霍瀚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内實青徐使民有羸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名總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恥為左袵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剥辱視息無寄故繈負歸

國先後相尋虜既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
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名禍滅亡之日今若遣兵
追討報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
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
不肯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破軍
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鬬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
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臣以安邊
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略舉矣曹

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須之戍家停羨溪及夷陵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為宜從江南以北岸曹爽不許果亡租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堠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强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仗良守疆其田土驍帥振其風略

蒐獮肅宣其號令俎豆訓其廉耻縣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税有程寛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奇揚旌雲朔風卷河冀電埽嵩恒燕弧折郤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蹄絶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金徼之曲寇雖亂亡有徵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鋭俟機宜審其筭若邊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異教貧富殊資疆埸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就不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

馳騁為儀容以游獵為南畒非有車輿之安宫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草寢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不羞走彼來或驟而此已奔疲且今春蹈濟既獲其利乘勝忸怢未虞天誅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猋騎蟻聚輕兵鳥集竝踐禾稼焚爇閭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驛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損費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竝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衛之實其為利害優劣相縣也

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兖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河內徙青州民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闇於圖始無虞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抃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頹毀猶

可修治粗計户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内假其經用為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為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説戰士二千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既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

聚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繇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衞弓幹利鐵民不辦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内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内兵農竝修在於疆埸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勇怯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温涼之氣各繇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詹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秦設

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彊實繇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絶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内浚治城隍旌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不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勲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内

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藝因
事著書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聳聲足相救斯教戰之一
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
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閭術墉壑存者
因而即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
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車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
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為府庫之
實田蠶之㞐兼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户具全軍

之衆兵强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廪糧者不可同年而較矣今承平來久邊Annotations令弛縱弓䉶利鐵既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治之又睔上嚴立關候杜廢間蹊城保之境諸所課仗竝加雕鐫别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為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為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内宜立式修復舊堵

利其棣遏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微徹敵之要也

達性論

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材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禀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制周萬物妙思窮幽賾制作侔造化歸仁與能是

為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輝九穀芻豢陸産水育酸鹹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庇物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人所以訓示慇懃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沈蠉蠕並為衆生哉

若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畋漁候豺獺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麛卵庶人不數罟行葦作歌膏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厨不邇五犯是翼殷后改祀孔釣不綱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已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升遐也若乃内懷嗜欲外憚權教慮淚方生施而望報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敏罔知請事焉矣

論王蕃渾天體

詳尋前説因觀渾儀研求其意有以悟天形正員而水周其下言四方者東暘谷日之所出西至濛汜日之所入莊子又云北溟之魚化而為鳥將徙於南溟斯亦古之遺記四方皆水證也四方皆水謂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山出繇高趣下歸於注海日為陽精光耀炎熾一夜入水所經燋竭百川歸注足於補復故旱不為減浸不為益徑天之數蕃説近之

又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百四分之七十五天常西轉一日一夜過周一度南北二極相去一百一十六度三百四分度之六十五彊即天經也黄道袞帶赤道春分交於奎七度秋分交於軫十五度冬至斗十四度半彊夏至井十六度半從北極扶天而南五十五度彊則居天四維之中最高處也即天頂也其下則地中也

論祠武帝於建始殿

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

案禮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帝者行之非禮甚矣

論立諸葛亮廟

劉禪景燿六年詔為丞相諸葛亮立廟於沔陽先是所居各請立廟不許百姓遂私祭之而言事者或以為可立於京師乃從人意皆不納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允等言於禪曰昔周人懐邵伯之美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象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勲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壊實斯人是頼而

烝嘗止於私門廟象闕而莫立百姓巷祭戎
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也今若
盡從人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
此聖懷所以惟疑也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
之於沔陽使所屬以時賜祭凡其故臣欲奉
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從
之

周禮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後代遵之以元勳配饗允
等曾不是式禪又從之竝非禮也

論旌頭

戰國竝爭師旅數出懸烏之設務察風祲宜是秦矣

論郊祀不設樂

世咸傳吳朝無雅樂案孫皓迎父喪明陵唯云倡伎晝夜不息則無金石登歌可知矣

又

或云今之神絃孫氏以為宗廟登歌也

問

報應問

西方說報應其枝末雖明而即本常昧其言奢而寡要

其譬迂而無徵乖背五經故見棄於先聖誘掖近情故
得信於季俗夫欲知日月之行故假察於璇璣將申幽
冥之信宜取符於見事故鑑燧懸而水火降雨宿離而
風雲作斯皆遠緣近驗幽以顯著者也夫鵜之為禽浮
清池咀春草衆生蠢動弗之犯也而庖人執焉尠有得
免刀俎者燕鷀翔求食唯飛蟲是甘而人皆愛之雖巢
幕而不懼非直鵜燕也羣生萬有往往如之是知殺生
者無惡報為福者無善應所以為訓者如彼所以示世

者如此余甚惑之若謂燕非蟲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芻豢奚獨嬰辜若謂禽豕無知而人識經教斯則未有經教之時畋漁網罟亦無罪也無故以科法入中國乃所以為民陷穽也彼仁人者豈其然哉故余謂佛經但是假設權教勸人為善耳無關實叙是以聖人作制推德翳物我將我享寔膺天祐田獲三品賓庖豫焉若乃見生不忍死聞聲不食肉固君子之所務也竊願高明更加三思

書

答顔永嘉書　南蔵作 顔光禄

敬覽芳訊研復淵旨區别三才步驗精粹宣演道心襃賞施士貫綜幽明推誠及物行之於己則美斆之於教則弘殆無所聞退尋嘉誨之來將欲令參觀斗極復迷反逕思或昧然未全曉洽故復重伸本懷足下所謂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上哲之人亦何為其然夫立人之道取諸仁義惻隱為仁者之表恥惡為義心之端

牛山之木剪性於鑿斧恬漠之想汨慮於利害誠宜滋其萌蘖援其善心遂乃存而不算得無過與又云議三才者無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既已聞命獨未知二塗當以何為判將伊顔下麗寧僑札上附企望不倦以袪未了必令兩籍俱舉宮和符合豈不盡善

又曰大德日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異非謂不然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奚取於不異之生必宜為

衆哉來告云人則役物以為養物則見役以養人大判如此便是顧同圖議至於情嗜不禁害生慘物所謂甚者泰者聖人因已去之又云以道為心者或不劑此而止請問不止者將自已不殺邪令受教咸同邪若自已不殺取足市鄽故是遠庖厨意必欲推之於編户吾見雅論之不可立矣又云若同草木便當煙盡精靈在天將何憑以立夫神䰟惚恍游䰟為變發揚悽愴亦於何不之仲由屈於知死賜也失於所問不更受形前論之

所明言所憑之方請附夫子之對及施報之道必然之符當謂于氏高門俟積善之慶博陽不伐膺公侯之祚何闕於後身乎又云經世恒談施者勿憶士子服義惠而弗有誠哉斯言儆恨設報以要惠說徒之所先悅報而為惠舉世之常務疑經受累刦之罪勤施獲積倍之報不似吾黨之為道者是以快快耳知欲引之上濟亦甚所不惜但丈夫處實者頗陋前識之華故不為也若此施非周急惠存功譽揆諸高明亦有恥乎此吾率其

恒心久而不化内慚璩子未暇有所誚也何承天白

重答顔永嘉書

吾少信管見老而彌篤旣言之難云將湮腐方寸故顒憑流颸以託鱗融厚故意垂懐恵以重釋稽證周明華辭博贍夫良玉時玷賤夫指其瑕望舒抱魄野人睨其缺豈伊好辯未獲云已復進請益之問庶以研盡所滯來告云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旣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若如論旨以三畫爲三才則

初擬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宜應蓄德耳又云惻隱窮愽愛之量耻惡盡祐直之方則爲上仁上義便是計體仁義者爲三才尋又云僑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罷則黄裳之人其猶弗及雖賾之旨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也夫隂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匪殊惻隱耻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爲端取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

惠人潔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哉又云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夫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又云謹為垣防猶患踰盜況乃罔不設備以充侈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足下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證順時之經將以反漸息泰令復以方開所泰為難未詳此將難鄙議

將譏聖人也又云市庖之外豈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何必以封剟為稟和爓瀹為翼善夫禋瘞繭栗宗社三牲膮膷豆俎以供賔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列草石取備上藥而已吾所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又云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顧此惟疑宜見正定尋來旨似不嫌有鬼當謂鬼宜有質得無求天竺之書説鬼别為生類故耶昔人以鬼神為教乃剟于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為然

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或格足下雅
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為支離之辯乎又云
後身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淚見此數未詳所謂慈
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
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以聖言多採譎怪以相扶翼得
無似以水濟水邪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常善以救
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
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制飾土木不發慈慜之

心順時蒐守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輊立法無衡石一至於此且阿保傅愛慎及涸朘良庖提刀情怵介族彼聖人者明竝日月化闡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扃義唐之紀理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興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厨甘此芻豢曾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為不然宜簡淵慮若謂窮神之知猶有所不盡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於侮聖也足下

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恵則許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疇演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至於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慶周兆物尊宼百神斯旨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師將遁行人言肆乎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夫辯章幽明研精庶物反初結繩終繁文教性以道率故絶親譽之名範圍

造化無傷博愛之量以畋以漁養兼賢鄙三品之獲實充賔庖金石發華笙籥協節醉酒飽德介茲萬年處者弘日親之業仕者數先王之教誠著明君澤被萬年龍章表覲鳴玉節趨斯亦堯孔之樂地也及其不遇考槃阿澗以善其身殺鷄為黍聊寄懷抱或負鼎割烹揚隆名於長世或屠羊鼓刀陵高志於浮雲此又君子之處心也何必陋積善之延祚希無驗於來世生皆當年之真懼徒疲役而靡歸繫風捕影非中庸之美慕夷眩妖

達通人之致蹲膜揖讓終不並立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也及蜀梁二叔甘人驛胥之譬非本義所繼故不復具云

與宗居士論釋慧琳白黑論書即均善論

近得賢從中郎書説足下勤西方法事賢者志其大豈以萬刼為奢但恨短生無以測冥靈耳冶城慧琳道人作白黑論乃為衆僧所排擯賴蒙值明主善救得免波羅夷耳既作比丘乃不應明此白徒亦何為不言足下

試尋二家誰為長者吾若昧然望有以佳悟何承天白

又答宗居士書　晉句何承天下當有白字

何承天前送均善論并諮求雅旨來答周至及以為茲理興喪宜明不可但處以可否之間吾雖不能一切依附亦不甚執偏見但求夜光於巨海正自未得耳以為佛經者善九流之別家雜以道墨慈悲愛施與中國不異大人君子仁為己任心無憶念且以形像彩飾將諧常人耳目其為糜損尚微其所弘益或著是以兼而存

之至于好事者遂以為超孔越老唯此為貴斯未能求
立言之本而眩惑於末説者也知其言者當俟忘言之
人若唯取信天堂地獄之應因縁不滅之驗抑情菲食
盡勸禮拜庶幾㢊羅帳之葢升彌鐙之座淳于生所以
大謔也論云衆聖老莊皆云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如
佛言答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王所以為教初不昧
其有也若果有來生報應周孔寧當緘默而無片言邪
若夫嬰兒之臨坑凡人為之駭怛聖者豈獨不仁哉又

云人形至麤人神實妙以形從人豈得齊終荅曰形神相資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有獨傳又云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醫冷煖輒應專誠妙感以受身更生七寶之土何為不可哉荅曰崩城隕霜貫日入昴不明來生之譬非今論所宜引也又見水火之禁冀其能生七寶之鄉猶覩大治銷金冀其能自陶鑄終不能亦可知也又曰有諦無諦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萬化有俄然皆已

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必有空之實愚者不知其理唯見其有答曰如論云當其盛有之時已必有空之實然則即物常空空物為一矣今空有未殊而賢愚異稱何哉昔之所謂道者於形為無形於事為無事恬漠沖粹養智怡神豈獨愛欲未除宿緣是畏唯見其有豈復是過以此嗤齊侯猶五十步笑百步耳又云舟壑潛謝佛經所謂見在不住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答曰潛謝不住豈非自生入死自有入無之謂乎故其言曰有

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憒死賈生亦云化為異物又何足患此達乎死生之變者也而區區去就在生慮死心繫無量志生天堂吾黨之常虛異於是焉又云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映其明今沒於邪見理固天隔答曰今亦不從慢化者求其光明但求之於誠信者耳尋釋迦之教以善權救物若果應驗若斯何為不見其靈變以曉邪見之徒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而吝俄頃神光徒為化聲之辯竟無明於真智

終年疲疫而不知所歸豈不哀哉又云内懐虔仰故拜禮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子而為施豈有邀於百倍答曰繁巧以興事未若除貪欲而息競遵戒以洗悔未若剪棨萁以全朴況乃誘所尚以祈利忘天屬以要譽謂之無邀吾不信也又云泥洹以無樂為樂法身以無身為身若誠能餐仰則䏌逸稍除獲利於無利矣答曰泥洹以離苦為樂法身以接苦為身所以使餐仰之徒不能自絶耳果歸於無利勤者何獲而云獲於

無利邪此乃形神俱盡之證恐非雅論所應明言也又
云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若啓導麄近者有
影響之實亦猶于公以仁活致封嚴氏以好殺致誅厲
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
日損之塗此亦西行而來郢何患其不至答曰謂麄近
為啓導比報應於影響不亦善乎但影響所因必稱形
聲尋常之形安得八萬由旬之影乎所滯若有欲於無
欲猶是常滯於所欲夫耳目殊司工藝異業末技所存

處信不並是以金石克諧泰山不能呈其高鴻鵠方集冥秋不能傳其旨而欲以有欲成無欲希望就日損雖云西行去郢滋遠如之何又云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當與周孔并力致教何為誑以不滅欺以物理使燒祝髮膚絕其牉合以盡傷性之美答曰華戎自有不同何者中國之人秉氣清和合仁抱義故周孔明性習之教外國之徒受性剛弱貪欲忿戾故釋氏嚴五戒之科來論所謂聖無常心就物之性者也徵暴之戒莫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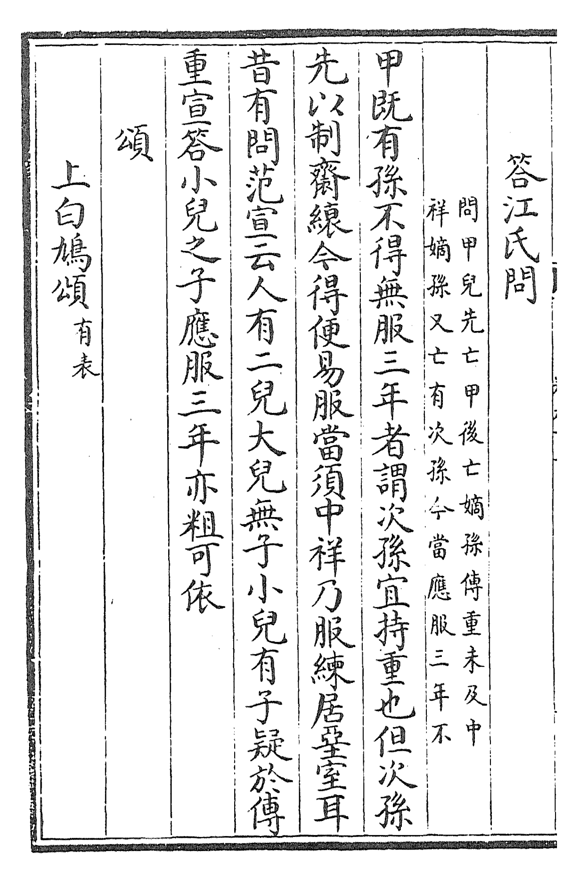
乎地獄誘善之勸莫美乎天堂將盡殘害之根非中庸之謂周孔則不然順其天性去其甚泰婬盜著於五刑酒辜明於周誥春田不圍澤見生不忍死五犯三驅釣而不綱是以仁愛普洽澤及豝魚嘉禮有常俎老者得食肉春耕秋收蠶織以時三靈格思百神咸秩方彼之所為者豈不弘哉又甄供濯之賞嚴疑法之罰述蒲牢之問為勸化之本演扈蒿之荅明來生之驗袪服盱衡而矜斯說者其處心亦悍矣論又稱耆陁尸梨之屬神

理風操不在琳比丘後足下既明常人不能料度近事
今何以了其勝否於百年之前數千里之外邪若琳比
丘者僧貌而天虛似夫深識真偽殊不肎忌經護師崇
飾巧說吾以是敬之孫興公論云竺法獲之淵遠于法
蘭之純博足下欲比中土何士也及楚英之修仁寺笮
融之賙行饘寧復有清真風操乎昔在東邑有道含沙
門自吳中來深見勸譬甚有懇誠因留三宿相為說練
形澄神之緣罪福起滅之驗皆有條貫吾拱聽讜言申

旦忘寢退以為士所以立身揚名著信行道者實賴周孔之教子路稱聞之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吾所行者多矣何遽捨此而務彼又尋稱情立文之制知來生之為奢究終身不已之哀悟受形之難再稱聖人我師周公豈欺我哉緣足下情篤故具陳始末想耆舊大智誨人不倦於此未默耳前已遣取明佛論遅尋至冀或朗然於心何承天白

重答宗居士書

重告并省大論置陣如項籍既足下以賤漢祖況弱士乎證譬堅明文詞淵富誠欲廣其利澤施及凡民深知君子之用心也足下方欲影響以神其教故宜緘黙成人之美但當為外國之事或非中華所務是以有前言耳果令中外宜同余則陋矣敢謝不敏雖然猶有所懷夫明天地之性者不致惑于迂怪識盛衰之逕者不役心於理表儻令雅論不因善權篤誨皆繇情發豈非通人之蔽哉未緣言對聊以代面何承天白



答江氏問

問甲兒先亡甲後亡嫡孫傳重未及中祥嫡孫又亡有次孫今當應服三年不

甲既有孫不得無服三年者謂次孫宜持重也但次孫先以制齊線今得便易服當須中祥乃服練居堊室耳昔有問范宣云人有二兒大兒無子小兒有子疑於傳重宣答小兒之子應服三年亦粗可依

頌

上白鳩頌有表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八月庚午會稽山隂商

世寶獲白鳩眼足並赤揚州刺史始興王濬

以獻太子率更

令何承天上表

謹考尋先典稽之前志王徳所覃物以應顯是以玄扈

之鳳昭帝軒之鴻烈酆宫之雀徴姬文之徽祚伏惟陛

下重光嗣服永言祖武洽恵和於地絡燭皇明於天區

故能九服混心萬邦含愛員神降祥方祇薦裕休珍雜

沓景瑞畢臻去七月上旬時在昧旦黄暉洞照宇宙開

朗徽風協律甘液灑津雖朱晃瑰瑋於運衡榮光圖靈

於河紀蔑以尚茲臣不量卑懵竊慕擊轅有作相杵成
謳近又豫白鳩之覲目覩奇偉心懽盛烈謹獻頌一篇
野思古拙意及庸陋不足以發揮清英敷讚幽旨瞻前
顧後亦各其志謹昌以聞
三極協情五靈會一理感冥符道實玄聖於赫有皇先
天配命朝景升躔八維同映休祥載臻榮光播慶宇宙
照爛日月光華閩山練澤是生柔嘉回龙表粹離穗合
柯翩翩者鳩亦皎其暉理翮台領揚鮮帝畿闕四字匪德

莫歸暮從儀鳳樓閣簷闈烝哉明后昧旦乾乾惟德之崇其峻如山惟澤之瞻其潤如淵禮樂四達頌聲遐宣窮髮納貢九譯導言伊昔唐蓢愛逢慶祚余生既辰而年之暮提心命耋式歌王度晨晞永風久漱甘露思樂靈基不遐有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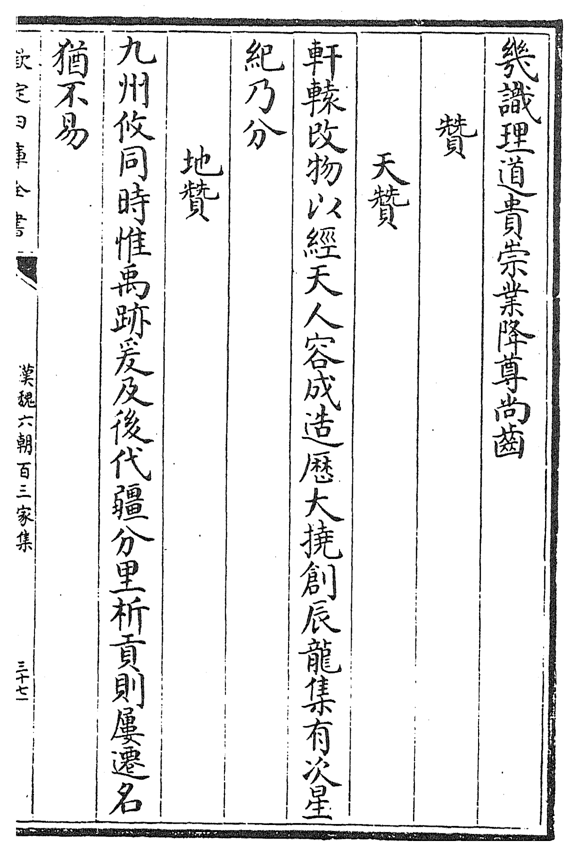
社頌

余以永初三年八月大社聊為此文實惟陰祇稷為穀先率育萬類協靈昊乾霸德方將世號共工厥有才子

寔曰句龍稱物平賦百姓熙雍唐尭救災決河流江棄亦播植作乂萬邦克配二祀以報勲庸勲庸伊何厚載生民倉廩既寔禮節斯行人亦有言因物思人矧乃大德功被陶鈞豈伊百世萬代不泯蒸哉帝王肇建皇極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峨峨二社列榦比殖歳云其秋𣅜漏均程牲牢既潔嘉薦惟馨乃家乃國是奉是尊

釋奠頌

乃昔孔顔夢周希虞自天縣美𢇛代同符經修講治研



幾識理道貴崇業降尊尚齒

贊

天贊

軒轅改物以經天人容成造歷大撓創辰龍集有次星紀乃分

地贊

九州攸同時惟禹跡爰及後代疆分里析貢則屢遷名猶不易

詩

鼓吹鐃歌十五首 有序

宋書樂志曰鼓吹鐃歌十五篇何承天晉義熙中私造

聲音抑揚精妙瑰瑋世亦不易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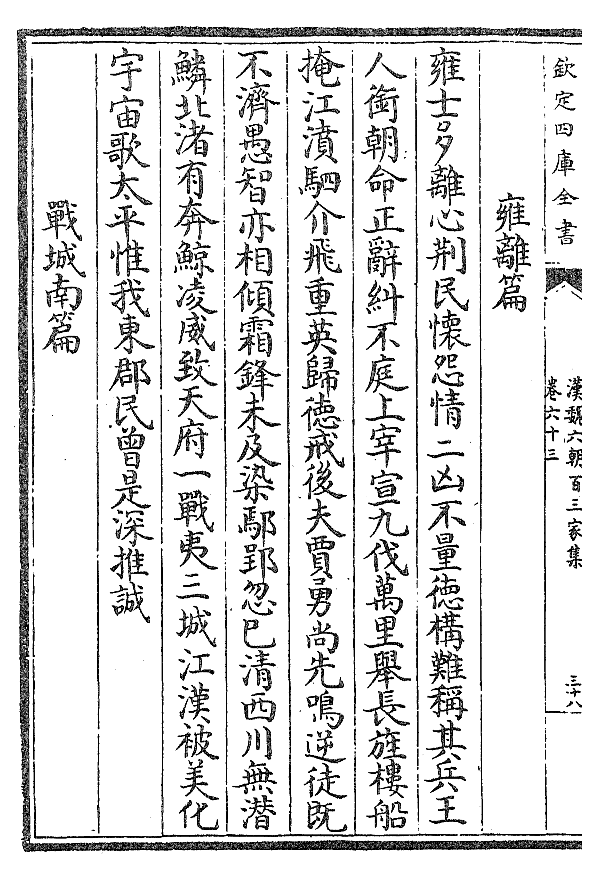
朱路篇

朱路揚和鸞翠蓋耀金華元壯飾樊纓流旌拂飛霞雄戟闢曠塗班劍翼高車三軍且莫喧聽我奏鐃歌清鞞驚短簫朗鼓節鳴笳人心惟愷豫兹音亮且和輕風起

紅塵渟瀾發徼波逸逈韻騰天路積響結城阿仁聲被八表威震振九遐嗟嗟介冑士勗哉念皇家

思悲公篇

思悲公懷袞衣東國何悲公西歸公西歸流二叔幼主既悟偃禾復偃禾復聖志申營都新邑從斯民從斯民德惟明制禮作樂興頌聲興頌聲致嘉祥鳴鳳爰集萬國康萬國康猶㢧已握髮吐餐下羣士惟我君繼伊周親覩盛世復何求



雍離篇

雍士多離心荆民懷怨情二凶不量德構難稱其兵王人銜朝命正辭糾不庭上宰宣九伐萬里舉長旌樓船掩江濆駟介飛重英歸德戒後夫賈勇尚先鳴逆徒既不濟愚智亦相傾霜鋒未及染鄢郢忽已清西川無潛鱗北渚有奔鯨凌威致天府一戰夷三城江漢被美化宇宙歌太平惟我東郡民曾是深推誠

戰城南篇

戰城南衝黃塵丹旌電烻鼓雷震勍敵猛戎馬殷橫陣
亘野若屯雲仗大順應三靈義之所感士忘生長劍擊
繁弱鳴飛鏑炫晃亂奔星虎騎躍華眊旋朱火延起騰
飛烟驍雄斬髙旗搴長角浮叫響清天夷覊寇殪逆徒
餘黎霑惠詠來蘇奏愷樂歸皇都班爵獻俘邦國娱

巫山高篇

巫山高三峽峻青壁千尋深谷萬仞崇巖冠靈林冥冥
山禽夜響晨猿相和鳴洪波迅澓載逝載停悽悽商旅

之客懷苦情在昔陽九皇綱微李氏竊命宣武耀靈威蠢爾逆縱復踐亂機王旅薄伐傳首來至京師古之為國惟德是貴力戰而虐民鮮不顛墜矧乃叛戾伊胡能遂逆咨爾巴子無放肆

上陵者篇

上陵者相追攀被服纖麗振綺紈携童幼升崇巒南望城闕鬱盤桓王公第通衢端高甍華屋列朱軒臨濬谷掇秋蘭士女悠奕映隰原指營丘感牛山爽鳩既没景

君歎嗟歲聿逝不還志氣衰沮玄鬢斑野莽宿墳土乾顧此纍纍中心酸生必死亦何怨取樂今日展情歡

將進酒篇

將進酒慶三朝備繁禮薦嘉肴榮枯換霜霧交綏春帶命朋僚車等旗馬齊鑣懷溫克樂林濠士失志慍情勞思旨酒寄遊遨敗德人甘醇醪耽長夜或淫妖興屢舞僊哇謡形傞傞聲號呶首既濡志亦荒性命夭國家亡嗟後生節酣觴匪酒辜孰為殃

君馬篇

君馬麗且閑揚鑣騰逸姿駿足躡流景高步追輕飛冉
冉六轡柔奕奕金華暉輕霄翼羽蓋長風靡淑旂願為
范氏驅雖容步中畿豈效詭遇子馳騁趣危機鉛陵策
良駟造父為之悲不怨吳坂峻但恨伯樂稀赦彼岐山
盜實齊韓原師奈何漢魏主縱情營所私疲民甘藜藿
廄馬患盈肥人畜胥厥養蒼生將焉歸

芳樹篇

芳樹生北庭豐隆正徘徊翠穎凌冬秀紅葩迎春開佳人閒幽室惠心婉以諧蘭房掩綺幌綠草被長階日夕遊雲際歸禽命同棲皓月盈素景凉風拂中閨哀絃理虛堂要妙清且凄嘯歌流激楚傷此碩人懷梁塵集丹帷微飈揚羅袿豈怨嘉時暮徒惜良願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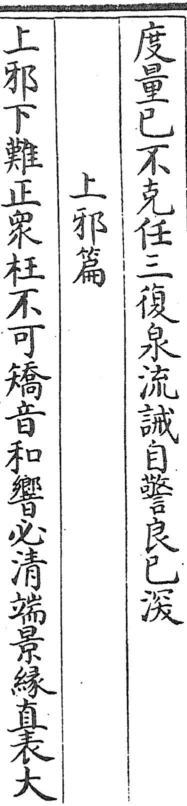
有所思篇

有所思思昔人曾閔二子善養親和顏色奉昏晨至誠烝烝通明神鄒孟軻為齊卿稱身受祿不貪榮道不

用獨擁楹三從既許禮義明飛鳥集猛獸附功成事畢乃更娶哀我生遘凶閔幼罹荼酷備艱辛慈顔絶見無因長懐永思託丘墳

雉子遊原澤篇

雉子遊原澤幼懐耿介心飲啄雖勤苦不願棲園林古有避世士抗志青霄岑浩然寄卜肆揮棹通川陰逍遥風塵外散髪撫鳴琴卿相非所眄何况於千金功名豈不美寵辱亦相尋冰炭結六府憂虞纒胸襟當世須大


度量已不克任三復泉流誡自警良已深

上邪篇

上邪下難正衆枉不可矯音和響必清端景緣直表大化揚仁風齊人猶偃草聖王既已沒誰能弘至道開春湛柔露代終肅嚴霜承平貴孔孟政弊侯申商孝公明賞罰六世猶容昌李斯肆濫刑秦氏所以亡漢宣隆中興魏祖寧三方譬彼鍼與石效疾而稱良行葦非不厚悠悠何詎央琴瑟時未調改絃當更張矧乃治天下此

要安可忘

臨高臺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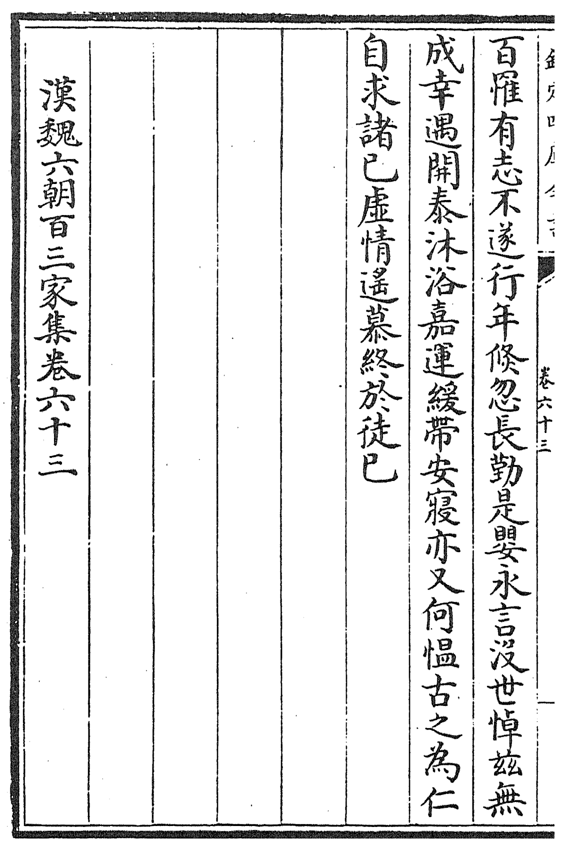
臨高臺望天衢飄然輕舉凌太虛攜列子超帝鄉雲衣雨帶乘風翔肅龍駕會瑶臺清暉浮景溢蓬萊濟西海濯洧盤佇立雲嶽結幽蘭馳迅風遊炎州顧言桑梓思舊遊傾霄蓋靡電旌降彼天塗頹窈冥辭仙族歸人羣懷忠抱義奉明君任窮達隨所遭何為遠想令心勞

遠期篇

遠期千里客肅駕候良辰近命城郭友具爾惟懿親高門啓雙闈長筵列嘉賓中唐儛八佾三廂羅樂人簫管激悲音羽毛揚華文金石響高宇絃歌動梁塵修標多巧捷丸劍亦入神遷善自雅調成化繇清均主人垂隆慶羣士樂亡身願我聖明君遐期保萬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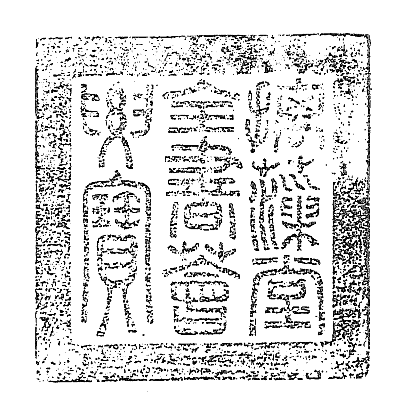
石流篇

石上流水湔湔其波發源幽岫永歸長河瞻彼逝者歲月其偕子在川上惟以增懷嗟我殷憂載勞寤寐遘此



百罹有志不遂行年倏忽長勤是嬰永言沒世悼玆無成幸遇開泰沐浴嘉運綏帶安寢亦又何愠古之為仁自求諸己虛情遙慕終於徒已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張承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十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五十三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十四

明 張溥 輯

傅亮集

賦

喜雨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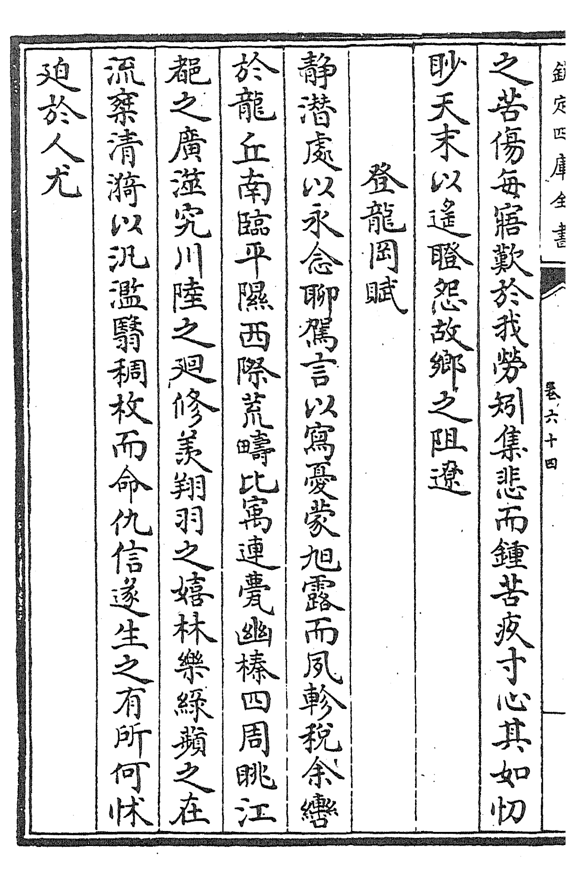
唯二儀之順動數有積而時偏墊襄陵於唐藉感雲漢於周篇匪叔葉之或遘在盛王其固然伊元嘉之初載

肇休明於此季懿玉燭之方熙愠積陽之獨愆涸源泉於井谷委嘉穎於中田嗟我皇之巽翼悵臨朝而輟娱踵冲謙於禹湯協至誠於在余且東作之未晏庶雨露之夙濡遵懸子之徙廛尤魯侯之焚巫祗桑林之六禱修季宰之再雩誠在幽其必貫感何遠而不孚聆晨鸛於高垤候宵畢於天隅發層雲於觸石晦重陽於八區春霆殷以遠響興雨霈而載塗漉豐浸於中疇覃餘潤於嘉蔬殷嗇人於菑畝衍將繁於中衢嗣良頌於多稔

兆嘉夢於樵漁矧其臣之逢運又均休而等虞陶曲成
於暮稔念歸駕於董踈

登陵囂館賦

歲九旻之暮月肅晨駕而北逝度迴壑以停轅淩孤館
而遠想何物慘而節哀又雲悠而風厲悴綠蘩於寒渚
隕豐灌於荒澨玩中原之芬菊惜蘭圃之雕蕙旌竹栢
之勁心謝梧楸之零脆爾乃流盼平隰落日還臯千感
具盈在物同騷聆離鵾之悽響聽鳴林之瀏颼彼遊子



之苦傷每寤歎於我勞矧集悲而鍾苦疚寸心其如忉
眇天末以遥瞪怨故鄉之阻遼

登龍岡賦

靜潛處以永念聊駕言以寫憂蒙旭露而夙軫稅余鑾
於龍丘南臨平隰西際荒疇比寓連甍幽榛四周眺江
耙之廣澨究川陸之廻修羡翔羽之嬉林樂綠蘋之在
流察清漪以汎濫翳稠枝而命仇信遂生之有所何怵
廹於人尤

芙蓉賦

考庶卉之珍麗寔愢美於芙蕖潛幽泉以育藕披翠蓮而挺敷汎輕荷以冐沼列紅葩而曜除徼旭露以滋采靡朝風而肆芳表麗觀於中沚播郁烈於蘭堂在龍見而萌秀於火中而結房豈呈芬於芷蕙將越味於沙棠詠三閭之披服美蘭佩而荷裳伊玄匠之有瞻悅嘉卉於中渠既暉映於丹墀亦納芳於綺疏

征思賦

逢休明之餘祐託菲薄於末暉既致戎於皇幄亦備官於宰闈傷鶉梁以載揚詠代檀而屢思觚風翁以首節零雨鬱而四漾津雲曖以合體墳衍沓其無封羨歸飛之能矯樂湍流之自東想和鸞之北徂企雲旂之西舉灑三川之積塵廓二崤之重阻覿高掌於華陽聆鳴鳳於洛浦

感物賦有序

余以暮秋之月述職內禁夜清務隙遊目藝苑於時風

霜初戒蟄類尚繁飛蛾翔羽翩翾滿室赴軒幌集明燭者必以燋滅為度雖則微物矜懷者久之退感莊生異鵲之事與彼同迷而忘反鑒之道此先師所以鄙智及齊客所以難日論也悵然有懷感物興思遂賦之云爾

在西成之暮晷肅皇命於禁中聆蜻蛚於前廡鑒朗月於房櫳風蕭瑟以陵幌霜皚皚而被墉憐鳴蜩之應節惜落景之褱東嗟勞人之萃感何夕永而慮充眇今古以遐念若循環之無終詠倚相之遺矩希董生之方融

鑽光燈而散袠温聖喆之遺蹤墳素杳以難暨九流紛
其異封領三百於無邪貫五千於有宗考舊聞於前史
訪心跡於汙隆豈夷阻之在運將全喪之繇躬遊翰林
之彪炳嘉美手於良工辭存麗而去穢旨既雅而能通
雖源流之深浩且揚搉而發蒙習習飛蚋飄飄纖蠅緣
幌求隙望燭思陵糜蘭膏而無悔赴朗燭而未懲瞻前
軌之既覆忘改轍於後乘匪微物之足悼悵永念而捬
膺彼人道之為貴參二儀而比靈稟清曠以授氣修緣

督而為經照安危於心術鏡纖兆於未形有狥末而捨本或躭欲而忘生碎隋侯於微爵捐所重而要輕矧昆蟲之所昧在智士其猶嬰悟雕陵於莊氏幾鑒濁而迷清仰前修之懿軌知吾跡之未并雖宋元之外占局在予之克明豈知反之徒爾喟投翰以增情

宋國封禪代詔策文 附

為晉安帝進劉裕侍中車騎將軍詔 安帝義熙元年正月

江陵平天子反正二月詔加鎮軍將軍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固讓不

受傅亮傳云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

古稱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列貫三辰神人代序諒理本於造昧而運周於萬葉故盈否時襲四靈通其變王道或昧貞賢拯其危天命所以永固人心所以攸穆雖夏周中傾賴靡申之績莽倫載竊寔二代是維或乘資藉號或業隆異世猶詩書以之休詠記策用為美談未有因心撫民而誠發理應援神器於已淪若在今之

戚者也朕以寡昧遭家不造越自遘閔屬當屯極逆臣桓玄乘釁縱慝窮凶恣虐滔天猾夏遂誣罔人神肆其篡亂祖宗之基既湮七廟之饗胥殄若墜淵谷未足斯譬皇度有晉天縱英哲使持節都督揚徐兖豫青冀幽并江九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徐青二州刺史忠誠天亮神武命世用能貞明協契義夫嚮臻故順聲一唱二溟卷波英風振路宸居清翳暨冠軍將軍毅輔國將軍無忌振武將軍道規舟旗遄邁而元凶傳首回戈疊揮則

荆漢霧廓俾宣元之祚永固於嵩岱傾基重造再集於
朕躬宗廟歆七百之祐皇基融載新之命功惟德永言
銘懷固已道冠開闢獨絶終古書契以來未之前聞矣
雖則功高靡尚理至難文而崇庸命德哲王攸先者將
以弘道制治深關盛衰故伊望膺殊命之錫桓文饗備
物之禮况宏徽不世顧邈百代者宜極名器之隆以光
大國之盛而領軍謙虛自衷誠旨屢顯朕重逆仲父乃
所以愈彰德美也鎮軍可進位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

外諸軍事使持節徐青二州刺史如故顯祚大邦啟茲疆宇

封豫章郡公加號詔 義熙二年十月論匡復功封唱義謀主鎮軍將軍劉裕為豫章郡公天子重申前令加侍中進號車騎將軍固讓三年二月天子遣兼太常葛籍授公策

有扈滔天夷羿乘釁亂節干紀實撓皇極賊臣桓玄怙寵肆逆乃摧傾華霍倒拔嵩岱五嶽既夷六地易所公命世英縱藏器待時因心資敬誓雪國恥慨憤陵夷誠

發宵寐既而歲月屢遷神器已遠忠孝幽寄實貫三靈爾乃介石勝機宣䇿畢舉許蒼天以為正揮義旅而一驅奔鋒數百勢烈激電百萬不能抗限制路日直植城遂使衝鯨潰流暴鱗奔漢廟勝遠加重氛載滌二儀廓清三光返照事遂永代功高開闢理微稱謂義感朕心若夫道為身濟猶縻厥爵況乃誠德俱深勲貫天人者乎是用建兹邦國永祚山河言念載懷匪云足報往欽哉俾屏余一人長弼皇晉流風埀祚暉烈無窮其降承

嘉策對敭朕命

封劉裕為宋公詔義熙十二年十月

夫嵩岱配極則乾道增輝藩岳作屏則帝王成務是以夏殷資昆彭之伯有周倚齊晉之輔鑒諸前典儀刑萬代翼治扶危靡不由此太尉公命世天縱齊聖廣淵明燭四方道光宇宙爰自闕二字初廼則投懃王國妖螢孔熾則功存社稷固以四維是荷萬邦攸賴者矣曁桓玄僭逆傾蕩四海公深秉大節靈武霆震弘濟朕躬再造

王室每惟勲德銘於厥心遂北清海岱南夷百越荆雍稽服庸𢭏順軌剋𪑬方難式遏寇虐及阿衡王猷班序內外仰興絶風傍嗣遺業秉禮以整俗遵王以垂訓聲教遠被無思不洽爰曁木居海處之酋被髮雕題之長莫不忘其陋險九譯來庭此蓋播諸徽策靡究其詳者也曩者永嘉不綱諸夏幅裂終古帝居淪胥戎虜永言園陵率土同慕公明發遐慨撫機電征親董侯伯稜威致討旗旝首塗則八表響震偏師先路則多壘雲徹舊

都載清五陵復禮百城屈滕千落影從自篇籍所載生民以來勲德懋功未有若此之盛者也昔周呂佐叡聖之主因三分之形把旄仗鉞一時指麾皆大啟疆宇跨州兼國其在桓文方茲尤險然亦顯被寵章光錫殊品況乃獨絕百代顧邈前烈者哉朕每弘鑒古訓思遵令圖以公深秉冲挹用闕大禮天人引領於茲六載况今禹迹齊軌九隩同文司勲抗策普天增佇遂公髙挹大愆國章三靈眷屬朕實祗懼便宜顯荅羣望允崇盛典

其進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宋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位在諸侯王上加相國綠綟綬

宋公九錫策文

朕以寡昧仰纉洪基夷羿乘釁蕩覆王室越在南鄙遷於九江宗祀絶饗人神無位提挈羣凶寄命江滸則我祖宗之業奄墜於地七百之祚翦焉既傾若陟淵海罔知攸濟天未絶晉誕育英輔振厥弛維再造區㝢興亡繼絶俾昏作明元勲至德朕實賴焉今將授公典策其

敬聽朕命乃者桓元肆僭滔天泯夏拔本塞源傾倒六位庶僚俛首四方莫卹公精貫朝日氣凌霄漢奮其靈武大殲羣慝剋復皇邑奉帝歆神此公之節始於勤王者也授律羣后沂流長騖薄伐崢嶸獻捷南郢大憝折首羣逆畢夷三光旋采舊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出藩入輔弘兹保弼阜財利用繁殖生民編户歲滋壃宇日啟導德明刑四境有截此又公之功也鮮卑負衆僭盜三齊狼噬青冀虔劉沂岱介恃遐阻仍為邊毒公躬乘

秣駟復入遠壥衝櫓四臨萬雉俱潰竊號之虜顯戮司
寇拓土三千中威龍漠此又公之功也盧循妖凶伺隙
五嶺乘虛肆逆侵覆江豫於沸衆内矢及王城朝野喪
沮莫有固志家獻徙卜之計國議遷都之規公秉軼南
濟義形於色嶷然内湛視險若夷攄略運奇英謨不世
狡冦窮䘏喪旗宵遁俾我畿甸拯於將墜此又公之功
也追奔逐北揚旍江濆偏旅浮海指日遄至番禺之功
俘級萬數左里之捷魚潰鳥散元凶遠迸傳首萬里海

南肅清荒服來欵此又公之功也劉毅叛渙負釁西夏
陵上罔主志肆奸暴附麗協黨扇蕩王畿公御軌以刑
消之不日蒼兕電泝神兵風掃罪人斯得荆衡清晏此
又公之功也譙縱怙亂寇竊一隅王化阻閡三巴淪溺
公指命偏師授以良圖淩波浮湍致届井絡僭豎伏鑕
梁岷革偃此又公之功也馬休魯宗阻兵内侮驅率二
方連旗稱亂公投袂星言研其上略江津之師勢踰風
電廻旆沔川寔繁震慴二叛奔迸荆雍來蘇玄澤浸育

温風潛被此又公之功也永嘉不競四夷擅華五都幅裂山陵幽辱祖宗懐没世之憤遺氓有匪風之思公遠齊伊宰納隍之仁近同小白滅亡之恥鞠旅陳師赫然大號分命羣帥北狗司兖許鄭風靡翠洛載清偽牧逆藩交臂請罪百年榛穢一朝掃濟此又公之功也公有康宇内之勲重之以明德爰初發迹則奇謨冠古電擊彊妖則鋒無前對聿寧東畿大造黔首若乃草昧經綸化融於歳計扶危静亂道固於苞桑辨方正位納之軌

度鐲削煩苛較若畫一淳風美化盈塞宇宙是以絶域獻琛遐夷納貢王略所宣九服率從雖文命之東漸西被咎繇之邁於種德何以尚茲朕聞先王之宰世也庸勲尊賢建侯胙土褒以寵章崇其徽物所以協輔皇家永隆藩屏故曲阜光啓遂荒徐宅營丘表海四履有聞其在襄王亦頼匡霸又命晉文備物光錫惟公道冠前烈勲高振古而殊典未加朕甚懵焉今進授相國以徐州之彭城沛蘭陵下邳淮陽山陽廣陵兗州之高平魯

泰山十郡封公爲宋公錫兹玄土苴以白茅爰定爾居
用建冢社昔晉鄭啟藩入作卿士周邵保傅出總二南
内外之重公實兼之命使持節太尉尚書左僕射晉寧
縣五等男湛授相國印綬宋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散
騎常侍尚書陽遂鄉侯泰授宋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
第十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無不總禮絶朝
班居常之名宜與事革其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號
上送所假節侍中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豫章公印

策進揚州牧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公紀綱禮度萬國是式秉介蹈方罔有還志是以錫公大輅戎輅各一元牡二駟公抑末敦本務農重積采繁寔殷稼穡惟阜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閑邪納正移風改俗陶鈞品物如樂之和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宣美王化導揚休風華夷企踵遠人胥粹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官方任能網羅幽滯九皋辭野髦士盈朝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當軸處中率下以

義式遏冠讐清除奇慝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明罰恤刑庶獄詳允放命干紀罔有攸縱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龍驤鳳矯咫尺八紘括囊四海折衝無外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公溫恭孝思致虔禋祀忠肅之志儀刑萬方是用錫公秬鬯一卣珪瓚副焉宋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儀欽哉其祗服往命茂對天休簡恤庶邦敬敷顯德以終我高祖之嘉命南史霄漢作虹蜺奉帝歆神作奉歆神祇生民作黎元無狼唾冀青虔劉沂戕二句毒作害駟作馬俱讀下又無竊號之

虜二句王城下無朝野喪沮二句不日下無蒼兕

電沂二句清晏作寧晏來蘇下無玄澤浸育二句

進宋公為宋王詔

朕聞先王之莅天下也上則大寶以尊德下則建侯以褒功是以成勲告就文命有玄圭之錫四海來王姬旦饗龜蒙之封夫翼異聖宣績輔德弘猷禮窮元賞寵章希世況明保沖昧獨運陶鈞者哉朕以不德遭家多難雲雷作屯夷羿竊命失位京邑遂播蠻荊艱難畢約制命凶醜相國宋公天縱睿聖命世應期誠貫三靈大節宏

發拯朕躬於巢幕廻靈命於已崩固已道窮北面暉格八表者矣及外積全國之勲内累戡黎之伐芟夷彊妖之始藴崇奸猾之源顯仁藏用之道六府孔修之績莫不雲行雨施能事畢舉諒已方軌於三五不容於典策者焉自永嘉喪師綿踰十紀五都分崩然正朔時暨唯三秦懸隔未之暫賓至令羌虜襲亂淫虐三世資百二之易守恃函谷之可關廟筭韜略不謀之日久矣公命世撫運闡曜威靈内研諸侯之慮外致上天之罰故能

倉兕甫訓則許鄭風偃征鉞未指則渥洛霧披俾舊闕
元陽復集萬國之軫東京父老重睹司隸之章俾朕負
扆高拱而保大洪烈是用遠鑒前典延即彝謀敬授殊
錫光啟疆宇乘馬之制有陋舊章徽稱之美未窮上爵
豈足以顯報懋功允塞民望藩輔王畿長轡六合者乎
實以公每秉謙德畀不可踰難進之道以寵為戚是故
降損威制且有後命也自兹迄今洪勲彌郤稜威九河
魏趙底服廻轅崤潼連城冰泮遂長驅灞滻懸旍龍門

逆虜姚泓係頸就擒百稔梗穢滌於崇朝祖宗遺憤雪於一旦涉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外罔有不服功固萬世其寧惟永豈金石雅頌所能讚揚寔可以告於神明勒銘嵩岱者已朕又聞之周道方遠則鸑鷟鳴岐二南播德則麟騶呈瑞自公大號初發爰暨告成靈祥炳煥不可勝紀豈伊素雉遠至嘉禾近歸而已哉朕每仰鑒玄應俯察人謀進惟道勳退惟國典豈得遂公冲挹而久韞盛策便宜敬行大禮允副幽顯之望其進宋公

爵為王以徐州之海陵東安北琅邪北東莞北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汝南北頴川北南頓凡十郡益宋國其相國揚州牧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

晉恭帝禪宋詔恭帝元熙二年六月傅亮承高祖密旨諷帝禪位草詔請書帝欣然操筆曰桓玄之時重為劉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乃書赤紙為詔

夫天造草昧樹之司牧所以陶鈞三極統天施化故大道之行選賢興能隆替無常期禪代非一族貫之百王繇來尚矣晉道陵遲仍世多故爰暨元興禍難既積至

三光貿位冠履易所安皇播越宗祀墮泯則我宣元之祚永墮於地顧瞻區域翦焉已傾相國宋王天縱聖德靈武秀世一匡頹運再造區夏固以興滅繼絕舟航淪溺矣若夫仰在璿璣旁穆七政薄伐不庭開復疆宇遂乃三俘偽主開滌五都雕顏卉服之鄉龍荒朔漠之長莫不迴首朝陽沐浴玄澤故四靈效瑞川岳啟圖嘉祥雜遝休應炳著玄象表革命之期華裔注樂推之願代德之符著乎幽顯瞻烏爰止允集明哲夫豈延康有歸

咸熙告謝而已哉昔火德既微魏祖底績黄運不競三
后肆勤故天之歷數寔有攸在朕雖庸闇昧於大道永
鑒廢興為日已久念四代之高義稽天人之至望予其
遜位别宫歸禪於宋一依唐虞漢魏故事

禪策

咨爾宋王夫玄古權輿悠哉邈矣其詳靡得而聞爰自
書契降逮三五莫不以上聖君四海止戈定大業然則
帝王者宰物之通器君道者天下之至公也昔在上葉

深鑒兹道是以天禄既終唐虞弗得傳其嗣符命來格舜禹不獲全其謙所以經緯三才澄斥彞化作範振古垂風萬禩莫尚於兹自是厥後歷代彌邵漢既嗣德於放勛魏亦方軌於重華諒已恊謀乎人鬼而以百姓為心者也昔我祖宗欽明辰居其極而明晦代序盈虧有期翦商兆禍非唯一世曾是弗尅矧伊在今天之所廢有自來矣惟王體上聖之姿苞二儀之德明齊日月道合四時乃者社稷傾覆王拯而存之中原蕪梗又濟而

復之自負固不賔干紀放命肆逆滔天竊據萬里靡不潤之以風雨震之以雷霆九伐之道既敷八法之化自理豈伊薄施於民濟斯黔庶固以義洽四海道威八荒者矣至於上天垂象四靈效徵圖讖之文既明人神之望已改百工歌於朝庶民頌於野億兆抃踊傾佇惟新自非百姓樂推天命攸集豈伊在予所得獨專是用仰祇皇靈俯順羣議敬禪神器授帝位於爾躬大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其中敬遵典訓副率土之嘉

顧愜洪業於無窮時膺休祐以荅三靈之眷望

禪宋璽書

蓋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帝皇寄世實公四海崇替係於勲德升降存乎其人故有國必亡卜年著其數代謝無常聖哲握其符昔在上世三聖係軌疇咨四嶽以弘揖讓惟先王之有作永垂範於無窮及劉氏致禪寔堯是法有魏告終亦憲兹典我世祖所以撫歸運而順人事乘利見而定天保者也而道不常泰戎夷亂華喪我

洛食慼國江表仍遘否運淪沒相因逮於元興遂傾宗
祀幸賴神武光天大節宏發匡復我社稷重造我國家
惟王聖德欽明則天光大應期誕載明保王室内紓國
難外播宏略誅大慼於漢陽逋僭盜於沂諸澄氛西岷
肅清南越再清江湘拓定樊沔若乃永懷區宇思一聲
教王師首路則伊洛澄流稜威峭潼則華嶽褰靄僞酋
銜璧咸陽即序雖彛器所銘詩書所詠庸勲之盛莫之
與二也遂偃武修文誕敷德政八統以馭萬民九職以

刑邦國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故能信著幽顯義感殊方
自歷世所賓舟車所暨靡不謳歌仁德抃舞來庭朕每
敬惟道勳永察符運天之歷數實在爾躬是以五緯升
度屢示除舊之迹三光協數必昭布新之祥圖讖禎瑞
皎然斯在加以龍顏英特天授殊姿君人之表煥如日
月傳稱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詩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夫或躍在淵者終饗九五之位勲格天地者必膺大寶
之業昔土德告沴傳祚於我有晉今歷運改卜永終於

兹亦以金德而傳於宋仰四代之休義鑒明昏之定期詢於羣公爰逮庶尹咸曰休哉罔違朕志今遣使持節兼太保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澹兼太尉尚書宣範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如唐虞漢魏故事王其允荅人神君臨萬國時膺靈祉酬於上天之眷命

教

為宋公修張良廟教 義熙十二年高祖北討軍次留城經張良廟下令文

選 傅

亮 撰

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子房道亞黄中照隣殆庶風雲玄感蔚為帝師夷項定漢大拯横流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顯默之際窅然難究淵流浩瀁莫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頓遺像陳昧撫跡懷人永歎實深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構棟宇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主者施行文選〇在宋書作存

玄作言淵流浩溔作源流淵浩頓作殘更項二句書上下異永歎宴深作慨然永歎棟宇作榱桷

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

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尊本敬始義隆自遠楚元王積仁基德啟蕃斯境素風道業作範後昆本支之祚實隆鄙宗遺芳餘烈奮乎百世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感遠存往慨然永懷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況瓜瓞所興開源自本者乎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泯宋書作絕

修復前漢諸陵教

夫信陵之墳守衛無曠展季之壟樵蘇有刑彼匹夫懷道列國陪隸猶見禮異世既貴鄰邦漢高撥亂反正大造區宇道拯橫流功高百代盛德之烈義在不泯

表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五陵晉文帝崇陽陵武帝峻陽陵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及愍帝陵也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旌西邁將届舊京威懷司雍河

流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
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
城闕為墟宮廟隳頓鍾虡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廛
里蕭條鷄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
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
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
修之等既開翦荊棘繕修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
惟聖懷遠慕兼慟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

奉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没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劉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内竭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讃百揆翼新大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勲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方宣讃盛化緝熙聖世志

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內難亦薦時屯世故靡有寧歲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勲豈唯讜言嘉謀溢於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紀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茅

土弗及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士守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臣契闊屯夷陵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啟上合請付外詳議竭書作端大猷作王化寧作寄既作兼泰作厚荐作結勝作搦茅土作茅社傷作念夷作泰○忠規遠畫惜慮密謨造膝詭詞

為劉毅軍敗自解表

遂令犬羊內侮兵纏紫極聖朝肝膽社稷幾殆稽之典刑罪不容宥賴天祚有底冢宰靈武長虵翦毒醜類宵

遯今畿甸告寧四封有截臣元釁大責既積朝野桑榆之效又無與立而聖恩含宥弛其徽墨偏私之譏既彰民聽況可重荷岳牧之任復當推轂之重

讓尚書僕射表

自皇基肇創豫班策勲纖善微績未聞朝野百揆治樞揔貳殷要誠非庸臣所宜叨擬臣聞權衡既懸錙銖靡遁厲駑習驥終莫之近敗駕傷錦備之前諧必將上增國垢下招私黷

奏

尚書八座封諸皇弟皇子奏

臣聞懿親廣樹聖王所先明德並建古之休典所以維城皇代盤石帝基内衛畿服外綏四海者也第某皇弟皇子等神姿穎哲大成俱茂地均魯衛德兼庸賢顯進徽號啟建疆宇弘道作屏光翰邦家並可封郡王

碑銘

司徒劉穆之碑

公諱穆之字道和彭城人也公膺陶鈞之秀範該生民之上操三變肇於弱容九德充於初廸文明在中柔順暢於事業敬以直內義讓洽於州黨時元凶竄逼擁據荆沔乘輿播幸越蹈九江公率先羣后電發川湄奬懷本之衆勵思奮之士桓謙藉累葉之資徐覆恃驟勝之鋒習亂之徒若蝟毛而起內懷根本之虞外通首尾之勢公靈武獨運奇謨內湛鞠旅陳衆視險若夷飛雲西泝則水截鯨鯢乘轅東指則陸殪長虵廻累棊之危成

維山之固豐功茂勳大造於王室淳風懿化永結於荆
南銘曰二儀發揮川嶽協靈外恢温雅内鏡文明懷仁
履順藴義居貞煌煌衮衣禮亦隆止翼翼素心亮終如
始夷情升降一色愠喜訓儉於物復禮克己

侍中王公碑

體亞黄中道及微管元勲盛德光于晋載于時運距无
安陵夷有漸至于兵纏象魏壘結四郊公以民望晋朝
居疑間之際懷方履順處艱以貞顛沛不能迴其操殭

禦無以蕩其守鑠矣公侯來和梃生識深冬潭文艶春榮爰初素履好是冲默亦既端委振風育德

故安成太守傅府君銘

爰自漢季以及晉朝高名遠德係軌於時貞風亮節流聲累葉君承世德之芳流蕩二象之淑靈含章蘊粹佩蘭藉蕙韋帶飯蔬朝不及夕不以棲遲改其閒不以隱約迴其操楊生所為久幽而不改隋和之德者其斯之謂歟棲心古烈擬踵前修淹流孔老宛然內求于言中

倫膚行歸周神之聽之匪明匪幽

論

演慎論（亮初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

大道有言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小心大雅詠其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其咎箴虞書著慎身之譽周廟銘陛坐之側因斯以談所以保身全德其莫尚於慎乎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祥萃虚室鬼瞰高屋豐

室有鄙家之灾鼎食無百年之貴然而徇欲厚生者忽
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曾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鑾不息乘
危以庶安行險而徼倖於是有顛墜覆亡之禍殘生夭
命之釁其故何哉流溺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故昔之
君子同名爵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針
石無用洪流壅於涓涓合拱挫於纖蘗介焉是式色斯
而舉悟高鳥之風逝鑑醴酒而投紱夫豈㣲著而後謀
通患結而後思復云爾而已哉故詩曰慎爾侯度用戒

不虞言防萌也夫單以營内喪表張以治外失中齊秦有守一之敗偏恃無兼濟之功冰炭滌於胷心巖墻絶於四體夫然故形神偕全表裏寧一營魄内澄百骸外固邪氣不能襲憂患不能及然可以語至而言極矣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絶羈獨放五難之根既拔立生之道無累人患殆乎盡矣徒以忽防於鍾呂肆言於禹湯禍機發於毫端逸翮鎩於垂舉觀夫貽書良友則匹厚味於甘酖 闕

其憂患也若無釁而乘

奔其慎禍也猶履冰而臨谷或振褐高樓揭竿獨往或
保約違豐安於卑位故漆園外楚忌在龜犧商洛遐遯
畏此駟馬平仲辭邑殷鑒於崔慶張臨挹滿灼戒乎桑
霍若君子覽茲二塗則賢鄙之分既明全喪之實又顯
非知之難慎之惟艱慎也者言行之樞管乎夫據圖揮
刃愚夫弗為臨淵登峭莫不惴慄何則害交故慮篤患
切而懼深故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慎微之謂也故
庖子涉族怵然為戒差之一毫弊猶如此況乎觸害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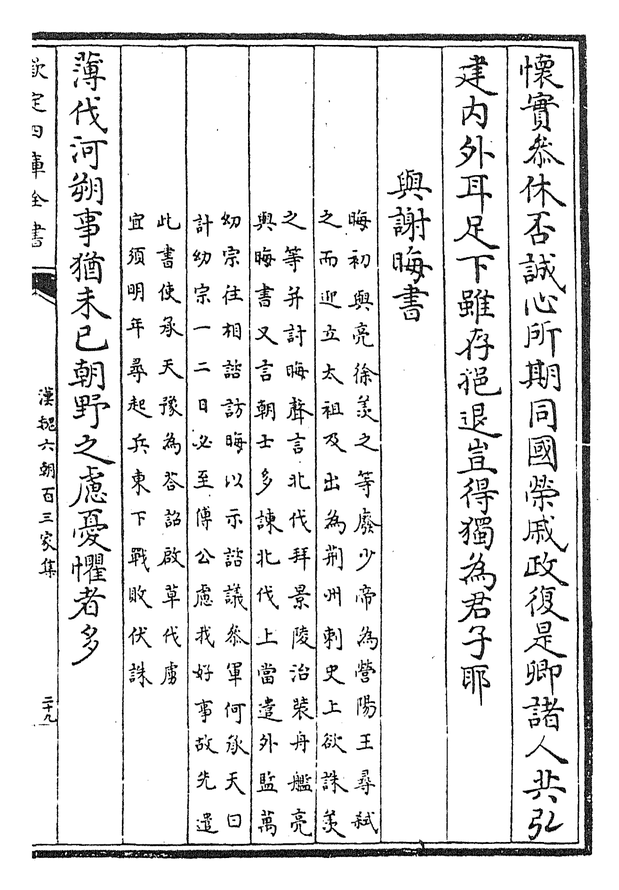
機自投死地禍福之具内充外斥陵九折於邛僰泛衝波於吕梁傾側成於俄頃性命哀而莫救嗚呼嗚呼故語有之曰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爾言慎而已矣

書

與沈林子書

高祖踐阼封林子漢壽縣伯食邑六百户固辭不許亮與林子書

班爵疇勲歷代常典封賞之發簡自帝心主上委寄之



懷實叅休否誠心所期同國榮戚政復是卿諸人共弘建内外耳足下雖存挹退豈得獨為君子耶

與謝晦書

晦初與亮徐羨之等廢少帝為營陽王尋弑之而迎立太祖及出為荆州刺史上欲誅羨之等并討晦聲言北伐拜景陵治裝舟艦亮與晦書又言朝士多諫北伐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晦以示諮議叅軍何承天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使承天豫為荅詔啟草代虜宜須明年尋起兵東下戰敗伏誅

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

與蔡廓書

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時亮為中書令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于亮每諮廓然後施行時疑揚州刺史盧陵王義真朝堂班次亮與廓書廓答

揚州自應著刺史服耳然謂坐起班次應在朝堂諸官上不應依官次坐下足下試更尋之詩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衣服禮秩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推王姬下王后一等則王子居然在王公之上陸士衡起居注式乾殿集諸皇子悉在三司上今鈔疏如別又海西即位赦

文太宰武陵王第一撫軍將軍會稽王第二大司馬第三大司馬位既最高又都督中外而次在二王之下豈非下皇子耶此文今具在也永和中蔡公為司徒司馬簡文為撫軍開府對錄朝政蔡為正司不應反在儀同之下而於時位次相王在前蔡公次之耳諸例甚多不能復具疏揚州反乃居卿君之下恐此失禮宜改之耶

蔡廓答傅亮書

揚州位居卿君之下常亦惟疑然朝廷以位相次不以本封復無明文云皇子加殊禮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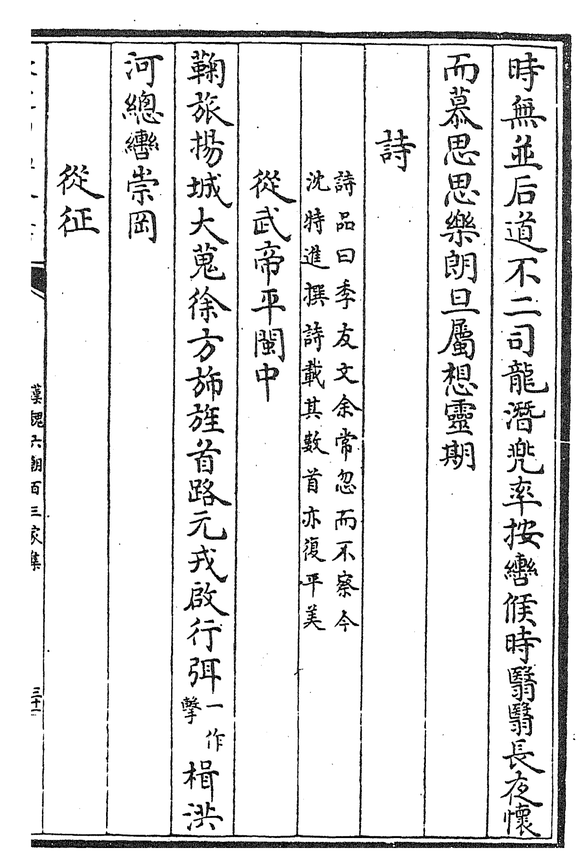
獻王為驃騎孫秀來降武帝欲優異之以秀為驃騎轉齊王為鎮軍在驃騎上若如足下言皇子使在公右則齊王本次自尊何改鎮軍令在驃騎上明知故依見位為次也又齊王為司空賈充為太尉俱録尚書署事常在充持節都督下足下復思之

讚

文殊師利菩薩讚

在昔龍種今也童真業化游方冏識厥津高會維那研微盡神發揮幽賾導達天人

彌勒菩薩讚



時無並后道不二司龍潛兆率按鑾候時翳翳長夜懷
而慕思思樂朗旦屬想靈期

詩

詩品曰季友文余常忽而不察今
沈特進撰詩載其數首亦復平美

從武帝平閩中

鞠旅揚城大蒐徐方旆旌首路元戎啟行弭一作擊楫洪
河總鑾崇岡

從征

息徒西楚佇楫舊鄉止猶嶽立動則雲翔烈烈羣師星言辟行泛舟掩河秣馬登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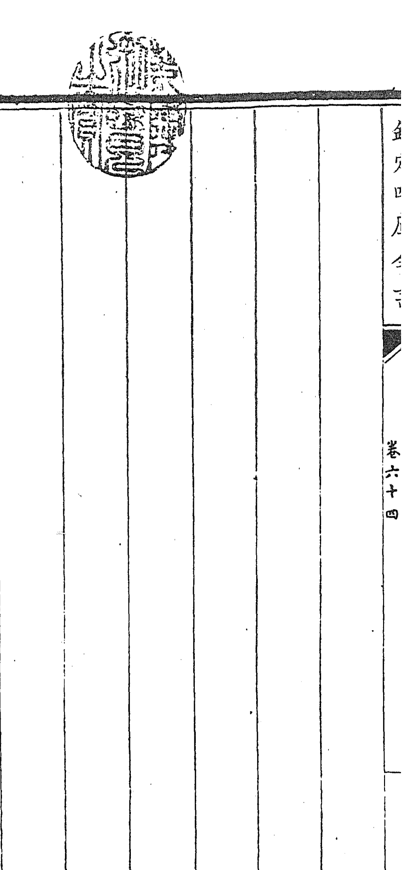
奉迎大駕道路賦詩

夙櫂發皇邑有人祖我舟餞離不以幣贈言重琳球知止道攸貴懷禄義所尤四牡倦長路君轡可以收張邴結晨軌疏董頓夕轄東隅誠已謝西景逝不留性命安可圖懷此作前修敷衽銘篤誨引帶佩嘉謀迷寵非予志厚德良未酬撫躬愧疲朽三省慙爵浮重明照蓬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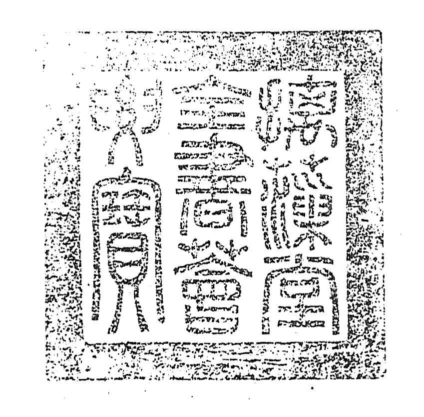
萬品同卒繇忠諧豈假知式微發直謳

冬至

星昴殷仲冬短晷窮南陸柔荔迎時萋芳芸應節馥闕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吳紹恩